

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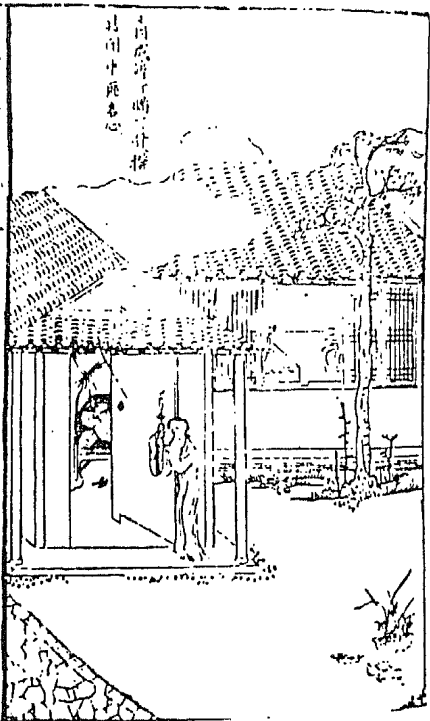
世

通

言

自感清心  
此中無事

五世祖師



地下林深冤恨鬼  
人古女子宿孤孀



第三十四卷

况太守斷死孩兒

春花秋月足風流

不分紅顏易白頭

試把人心比松栢

幾人能爲歲寒留

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亂人心所以不干有悲  
秋之醜佳人有傷春之咏往往詩謎寫恨日語傳情  
月下幽期花間密約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  
這是兩下相思各還其債不在話下又有一等男貪  
而女不受女愛而男不貪雖非兩相情願却有一片  
情誠如冷廟泥神朝夕焚香拜禱也少不得靈動起

來其緣短的合而終睽倘緣長的疎而轉密這也是  
風月場中所有之事亦不在話下又有一種男不慕  
色女不懷春志比精金心如堅石沒來由被窮人播  
弄設圈設套一時失了把柄墮其術中事後悔之無  
及如宋時玉通禪師修行了五十年因觸了知府柳  
宣教被他設計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百般誘  
引壞了他的戒行這般會合那些個男歡女愛是偶  
然一念之差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却好與  
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正是

未離思山你問道

尚沉慾海莫恭禪

話說宣德年間，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姓丘，名元吉，家頗貧，務娶妻邵氏，姿容出眾，兼有志節。夫婦甚相愛重，相處六年，未曾生育，不料元吉得病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歲，哀痛之極，立志守寡，終身永無他適，不覺三年服滿，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後日長，勸他改嫁，叔公丘大勝也，叫阿媽來，委曲譬喻他幾番，那邵氏心如鐵石，全不轉移，設誓道：我亡夫在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上死，衆人見他主意堅執，誰敢再去強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婦，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

從長計較，到不如明明改個丈夫，雖做不得上等之人，還不失為中等，不到得後來出醜，正是

作事必須踏實地

為人切莫務虛名

邵氏一口說了滿話，眾人中賢愚不等，也有嘖嘖誇獎他的，也有似疑不信，睜着眼睛看他的，誰知邵氏立心貞潔，閉門愈加嚴謹，止有一侍婢，叫做秀娘，房中首件針指營生，一小廝，叫做得貴，年方十歲，看守中門一應薪水買辦，都是得貴傳遞。童僕已冠者，皆遣出不用，庭無閒雜，內外肅然。如此數年，人人信服，那個不說邵大娘少年老成，治家有法，光陰似箭，不覺

十週年到來，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薦，叫得貴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這七衆僧人，做三晝夜功德。丘氏道：奴家是寡婦，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大勝應允，話分兩頭，却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姓支名助，原是破落戶，平昔不守本分，不做生理，專一在街坊上趕熱鬧，事過活，閒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且是青年標致，天下難得支助不信，不論早晚，常在丘家門首閒站，果然門無雜人，只有得貴小廝買辦出入。支助就與得貴相識，漸漸熟了，閒話中間，得貴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致，是真也不得貴生於



禮法之家一味老實。遂答道：「標致是真。」又問道：「大娘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得貴慚手道：「從來不曾出門。莫說看街，罪過罪過。」一日得貴正買洋素齋的東西，支助撞見，又問道：「你家買許多素品爲甚？」得貴道：「家主十週年做法事，要用支助道。幾時得貴道：「明日起三晝夜，正好辛苦哩。」支助聽在肚裡，想道：「既這薦丈夫，他必然出來拈香，我且去偷看一看，什麼樣嘴臉，真像個孤孀也不。」却說次日，丘大勝請到七衆僧人，都是有戒行的，在堂中，祇設佛像，鳴鑼擊鼓，誦經禮懺，甚是志誠。丘大勝勤勤拜佛，邵氏出來拈香。

晝夜各只一次拈過香，就進去了。支助趁這道場熱鬧，幾遍混進去看，再不見邵六出來，又問得貴方知，日間只晝食拈香一遍。支助到第三日，約莫晝食，非分，又楚進去，問在櫃子傍邊，隱着見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拈佛前吹打樂器，宣和佛師香火。道人在道場上手，膝腳亂的添香換燭，本家止有得貴，只好往來答應，那有工夫照管外邊。就是丘大勝，回着幾個親戚也都呆看和，尚吹打那個來稽查他，少頃邵六出來，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細，常言若要俏，添重孝，纔素粧束，加倍清雅，分明是

廣寒仙子月中出

姑射神人雪裡來

支助一見，遍體酥麻了，回家想念不已。是夜道場完，滿衆僧直至天明方散。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支助無計可施，想着得貴小厮老實，我且用心下釣子。其時五月初五日，支助拉得貴回家，驛雄黃酒得貴道：「我不會弄酒，紅了臉，特怕。」主母喚罵。支助道：「不爽酒，且喫隻粽子。」得貴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渾家剝了二盤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鮮魚，兩隻筋，兩個酒杯，放在卓上。支助把酒壺便篩，付貴道：「我說過不弄酒，莫篩罷。」支助道：「驛杯雄黃酒，應時令，我這酒淡不

若麻支助  
之軒則利  
氏古始也  
得者亦良  
爲保也小人  
之字可畏

妨事得貴被央不過只得弊了支助道後生家莫弊  
單杯須弊個成變得貴推辭不得又弊了一杯支助  
自去了一回夾七夾八說了些街坊上的閒話又斟  
一杯勸得貴得貴道醉得臉都紅了如今真個不弊  
了支助道臉左右紅了多坐一時回去打甚麼緊只  
喫這一杯罷我再不勸你了得貴前後共弊了三杯  
酒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嚴何嘗嘗酒的  
滋味今日三杯落肚便覺昏聩支助乘其酒興低低  
說道得貴哥我有句閒話問你得貴道有甚話儘說  
支助道你主母姪居已久想必風情亦動倘得個漢

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歡、從來寡婦都牽掛着男子、只是難得相會、你引我去試他、一試何如、若得成事、重重謝你、得貴道說甚麼話、虧你不怕罪過我、主母極是正氣、閨門整肅、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夜間同使婢持燈、照顧四下、各門鎖訖、然後去睡、便要引你進去、何處藏身、池上使婢不離身畔、閒話也說不得一句、你却恁地亂講、支助道、既如此、你的房門可來照麼、得貴道怎麼不來照、支助道、得貴哥、你今年幾歲了、得貴道、十七歲了、支助道、方子十六歲、精通你如今十七歲、難道不想婦人、得貴道、便想也沒用處、支

不義  
地

助道放着家裡這般標致的早晨在眼前好不動與  
得貴道說也不該他是主母以不動非打則罵兒了  
他好不怕哩虧你還敢說取笑的話支助道你既不  
肯引我去我教導你一箇法兒作成你自去上手何  
如得貴搔首道做不得做不得我也沒有這樣膽支  
助道你莫管做得做不得教你個法兒且去試他一  
試若得上手莫忘我今日之恩得貴一來乘着酒興  
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被支助說得心癢便問道你  
且說如何去試他支助道你夜睡之時莫開了房門  
由他開着如今五月天氣正熱你却赤身仰臥把那

話兒弄得硬硬的待他來照門時你只推做睡着了。他若看見必然動情。一次兩次定然打熬不過上門。就你得貴道倘不來如何支助道拚得這事不成也。不好嗔責你有益無損得貴道依了老哥的話語果然成事不敢忘報須臾酒醒得貴別了。是夜依計而行。正是

商成燈下瞞天計

撥轉閨中匪石心

論來邵氏家法甚嚴那得貴長成十七歲嫌疑之際也該就打發出去另換個年切的小厮答應豈不盡善只爲得貴從小走使服的且又粗蠢又老實邵氏

目已立心清正，不想到別的情節上去，所以因循不來。姑說是夜，邵氏同好秀姑點燈出來，照門已得半赤身仰臥，罵這狗奴才，門也不關，赤條條睡着。是甚麼模樣，叫秀姑與他扯上房門。若是邵氏有主意，天明後叫得貴來說他夜裡懶惰放肆，罵一場，打一頓，得貴也就不敢了。他久曠之人，却似服兄希奇物，壽增一紀，絕不做聲，得貴膽大了。到夜來，依前如此。邵氏同婢又去照門，看見又罵道：「這狗才一發不成人了，被也不蓋，叫秀姑替他，把臥單扯上，莫驚醒他。」此昨便有些動情，奈有秀姑在箇礙眼。到第三日，得貴



出外撞見了支助。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得貴老實，就將兩夜光景都敘了。支助道：「他叫丫頭替你蓋被，又教莫驚醒你，便有愛你之意。今夜決有好處。其夜得貴依原開門假睡而待。邵氏有意，遂不叫秀姑跟隨。自巳持燈來照，巡到得貴床前，看見得貴赤身仰臥。那話兒如鎗一般，禁不住春心蕩漾，慾火如焚，自解去小衣，爬上床去。還只怕驚醒了得貴，悄悄地在身上從上而壓下，得貴忽然抱住，翻身轉來與之雲雨。」

一個久踈樂事，一個初試歡情，一個認着故物，肯

輕拋一個嘗了甜頭難逃放一個餓不擇食生嫌  
小厮粗醜一個狎恩恃愛那怕主母威嚴分明惡  
草藤羅也共名花登架去可惜清心冰雪化爲春  
水向東流十年清自己成虛一夕垢污難再洗

事畢邵氏向得貴道我若守十年一旦失身于你此  
亦前生冤債你須謹口莫洩于人我自有着你之處  
得貴道主母分付怎敢不依自此夜爲始每夜邵氏  
以看門爲由必與得貴取樂而後入又恐秀姑知覺  
到放箇空教得貴連秀姑奸騙了邵氏故意欲責秀  
姑却教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彼此河同水密各

不相瞞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時常與邵氏計東計西將來奉與支助支助教望得貴引進得貴怕主母嗔怪不敢開口支助幾遍討個得貴只是延捱下去過了三五箇月邵氏與得貴如夫婦無異也是數說敗露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不曾生育如今纔得三五月不覺便胸高腹大有了身孕恐人知覺不使將銀與得貴教他悄悄地贖貼墜胎的藥來打下私胎免得日後出醜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墜胎是甚麼藥二來自得支助教指教以爲恩人凡事直言無隱今日這件私房關目也去與他商議那支助是個

棍徒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心中正在不忿却尋有  
這個機會便是生意上門心生一計哄得貴道這藥  
只有我一箇相識人家最效我替你賸去乃往藥舖  
中贖了固胎散四服與得貴帶回邵氏將此藥做四  
次喫了腹中未見動靜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  
得貴又來問支助前藥如何不效支助道打胎只是  
一次若一次打不下再不能箇了况這藥只此一家  
最高今打不下必是胎受堅固若再用狼虎藥去打  
恐傷大人之命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邵氏信以  
爲然到十月將滿支助料是分娩之期去尋得貴說

道我要合補藥必用一血孩子你主母今當臨月生  
下孩子必然不養或男或女可將來送我你虧我處  
多把這一件謝我亦是不費之惠只瞞過主母便是  
得貴應允過了數日果生一男邵氏將男溺死用蒲  
包裹來教得貴密地把去埋了得貴答應曉得却不  
去埋背地悄悄送與支助支助將死孩收訖一把扯  
住得貴喝道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家主已死多年  
當家寡婦這孩子從何而得今番我去出首得貴慌  
忙掩住他口說道我把你做恩人每事與你商議今  
日何反面無情支助變着臉道幹得好事你強奸生

吟、罪、該、凌、遲、慙、道、叫、句、恩、人、就、罷、了、既、知、恩、當、報、恩、  
你、作、成、得、我、什、麼、事、你、今、若、要、我、不、開、口、可、問、主、母、  
討、一、百、兩、銀、子、與、我、我、便、隱、惡、而、揚、善、若、然、沒、有、決、  
不、干、休、兒、有、血、孩、作、證、你、自、到、官、司、去、辨、連、你、主、母、  
做、不、得、人、我、在、家、等、你、回、話、你、快、去、快、來、急、得、得、貴、  
眼、淚、汪、汪、回、家、料、嚇、不、過、只、得、把、這、言、對、邵、氏、說、了、  
邵、氏、埋、怨、道、此、是、何、等、東、西、却、把、做、禮、物、送、人、坑、死、  
了、我、也、說、罷、流、淚、起、來、得、貴、道、若、是、別、人、我、也、不、記、  
與、他、因、他、是、我、的、恩、人、所、以、不、好、推、托、邵、氏、道、他、是、  
你、什、麼、恩、人、得、貴、道、當、初、我、赤、身、仰、臥、都、是、他、救、我、

的方濟來詞引信，沒有他時，怎得你我今日恩愛。他  
說要血孩合補藥，我好不奉他，誰知他不懷好意。那  
氏道：你做的事，忒不卽溜。當初是我一念之差，墮在  
這光棍術中，今已悔之無及。若不將銀買轉孩子，他  
必然出首。那時難以挽回，只得取出四十兩銀子，教  
得貴拿去，與那光棍贖取血孩，背地埋藏，以絕禍根。  
得貴老實將四十兩銀子，雙手遞與支叻，說道：只有  
這些，你可將血孩還我罷。支叻得了銀子，貪心不足，  
思想此婦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機會，倘得捱身  
入馬，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豈不美哉。乃向得貴

道我說要銀子是取笑話你當真送來我只得收受  
了那血孩我已埋訖你可在主母前引荐我與他相  
處倘若見允我替他持家無人敢欺負他可不兩全  
其美不然裂裂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限你五日內  
回話得貴出於無奈只得回家這與邵氏邵氏大怒  
道聽那光棍放屁不要理他得貴遂不敢再說却說  
支助將血孩用石灰醃了仍放滯包之內藏於隱處  
等了五日不見得貴回話又捱了五日共是十日料  
得產婦也德旺了乃往丘家門首伺候得貴出來問  
道所言之事濟否得貴搖頭道不濟不濟支助更不



問第二句望門內道圍進去得貴不敢攔阻到走往  
街口遠遠的打聽消息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罵道  
人家內外各別你是何人突入吾室支助道小人姓  
支名助是得貴哥的恩人邵氏心中已知便道你要  
尋得貴在外邊去此非你歇脚之所支助道小人久  
慕大娘有如飢渴小人縱不才料不在得貴哥之下  
大娘何必峻拒邵氏聽見話不投機轉身便走支助  
趕上雙手抱住說道你的私孩現在我處若不從我  
我就首官邵氏忿怒無極只恨擺脫不開乃以好言  
哄之道日裡怕人知覺到夜時我叫得貴來接你改

助道親口許下，切莫失信，放開了手，走幾步，又回頭說道：「我也不怕你失信，一直出外去了。」氣得邵氏半晌無言，珠淚紛紛，而陸推轉房門，獨坐兀子上，左思右想，只是自家不是，當初不肯改嫁，要做上流之人，如今出乖露醜，有何顏見諸親之面？又想道：「日前對衆發誓，我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上死，我今拚這性命，謝我亡夫于九泉之下，却不敢淨秀姑見主母啼哭，不敢上前解勸，守住中門，專等得貴回來，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了，方纔回家，見秀姑問大娘，呢秀姑指道：「在裡面得貴推開房門着。」

主母却說邵氏取床頭解手刀一把欲要自刎，搯手不起，哭了一回，把刀放在卓上，在腰間解下八尺長的汗巾，打成結兒，懸于梁上，要扎頸子。套進結去，心下展轉淒慘，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忽見得貴推門而進，并然觸起他一點念頭。當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套，未作弄我，害了我一生名節。說時遲，那時快，只就這點念頭起處，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提起解手刀，照得貴當頭就劈。那刀如風之快，惱怒中氣力倍加，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血流滿地。登時嗚呼了。邵氏着了忙，便引頸受套，兩腳蹬開兀子，做一個歡懣。

記歲

地下新添冤鬼

人罰少了債

常言賄近盜、淫近殺。今日只爲一個淫字，害了兩條性命。且說秀姑平昔慣了，但是得貴進房，怕有窮鬼就遠遠閃閃。今番半晌不見，則聲心中疑慮，去張生時，只見上步一個下橫一個，唬得秀姑軟做一團。按定了，且把房門款上，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丘大勝大驚，轉報邵氏。父母同到丘家，闖上大門，將秀姑盤問致成緣由。元來秀姑不認得支郎，連血孩詐去銀子四十兩的事，都是瞞着秀姑的。以此秀姑

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奸情叙了一遍。今日不知何故兩個都死了。三番四復問他。只如此說。邵公邵母聽說奸情的話。滿面羞慚。自回去了。不管其事。丘大勝只得帶秀姑到縣裡出首。知縣驗了二屍。一名得貴。刀劈死的一名邵氏。縊死的。審問了秀姑口辭。知縣道。邵氏與得貴奸情是的主僕之分。已廢。必是得貴言語觸犯。邵氏不忿。一時失手。誤傷人命。情慌自縊。更無別情。責令丘大勝殮殮秀姑。知情問杖官責再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回家還想赴夜來之約。聽說弄死了兩條人命。唬了一大跳。好幾時不敢出門。

一日早起，偶然檢着了石灰，發的血孩，連蒲包拿去，拋在江裡，遇着一個相識，叫做包九，在儀真關上當夫頭，問道：「支大哥，你拋的是甚麼東西？」支叻道：「幾塊牛肉包好了，要帶出去吃的，不期臭了。」九哥你兩口沒甚事，到我家，啣三杯包九道：「今日忙些個蘇州府，况鍾老爺馳驛復任，即刻船到此，趙夫哩？」支叻道：「既如此，改日再會。」支叻自去了，却說况鍾原是吏員出身，禮部尚書胡濙薦爲蘇州府太守，在任一年，百姓呼爲况青天。因丁憂回籍，聖旨奪情起用，特賜馳驛赴任。船至儀真關口，况爺在艙中看書，忽聞小

兒啼聲出自江中，想必溺死之兒。差人看來回報，沒有如此兩度。况爺又聞啼聲，問衆人皆云：不聞。况爺口稱怪事，推窓觀看，只見一個小小蒲包浮于水面。况爺叫水手撈起，打開看了，回復是一個小孩子。况爺問活的死的，水手道：石灰醃過的，像死得久了。况爺想道：死的如何會啼？况且死孩子拋掉就罷了，何必灰醃？必有緣故。叫水手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如有人曉得來歷，密密報我。我有重賞。水手奉鈞旨，拿出船頭，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認得是支助地下的。他說是臭斗肉，如何却是個死孩？遂進

船裏况爺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却認得他。那小孩子在江裡這個人，叫做支助。况爺道：「有了人，就有來歷了。」一面差人密拿支助，一面請儀真知縣到察院中，同問這節公事。况爺帶了這死孩，坐了察院，等得知縣來時，支助也拿到了。况爺上坐，知縣坐下。左手之僚，况爺因這儀真不是自己屬縣，不敢自專，讓本縣推問。那知縣見况公是奉過勅書的，又且爲人古怪，怎敢僭越，推遜了多時。况爺只得開口，叫支助你這石灰鹽的小孩子，是那裡來的？支助正要抵賴，却被皂力在傍指實了。只得轉口道：「小的見這



賸東西在路傍，不便將來拋向江裡，其實不知來歷。况爺問包九：你看見他在路傍撿的麼？包九道：他拋下江裡，小的方纔看見，同他什麼東西，他說是臭牛肉。况爺大怒道：「既假說臭牛肉，必有瞞人之意，喝教手下選大毛板，先打二十，再問况爺的板子利害，二十板抵四十板還，有餘，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流，支助只是不招。况爺罵教夾起來，况爺的夾棍也利害。第一遍支助還熬過，第二遍就熬不得了，招道：這死孩是邵寡婦的寡婦與家童得貴，有姪，養下這私胎來，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被豹子爬了出來，故此小

的將來拋在江裡。况爺見他言詞不一，又問：「你官眷他埋藏必然與他家通情。」支叻道：「小的並不通情，只是平日與得貴相熟。」况爺道：「他埋藏，只要朽爛，如何把石灰澆着？」支叻支吾不來，只得磕頭道：「青天爺爺，這石灰其實是小醃的。」小的知那家婦家殷實，欲留這死孩去，需索他幾兩銀子，不期邵氏與得貴都死了，小的不遂其願，故此拋在江裡。」况爺道：「那婦人與小厮果然死了？」度知縣在傍邊起身打一躬，答應道：「死了。」是知縣親驗過的。况爺道：「如何便會死？」知縣道：「那小厮尸身死的，婦人是自縊的。」知縣也曾細

詳他兩個奸情已久，主僕之分久廢，必是小廝言詞  
爲犯，那婦人一時不忿，提刀劈去，誤傷其命，情慌自  
縊，別無他說。况爺肚裡躊躇他兩個，既然奸密，就是  
語言小傷，怎下此毒手？早間死孩兒啼哭，必有緣故。  
遂問道：那邵氏家還有別人麼？知縣道：還有個使女，  
叫做秀姑，官賣去了。况爺道：官賣一定就在本地，煩  
貴縣差人提來一審，便知端的。知縣忙差快手去了。  
不多時，秀姑拿到，所言與知縣相同。况爺躊躇了半  
晌，走下公座，指着支叻問秀姑道：你可認得這箇人？  
秀姑仔細看了一看，說道：小婦人不識他，姓名曾認

得他嘴臉况各道走了化得真和然必然管得  
貴到你家來你實說若坐台令相領上接秀姑道  
平日間實不曾見他上門只是結末來他突入中堂  
調戲主母被主母趕去隨後得貴方察主母正在房  
中啼哭得貴進房不多時兩旬竟都罷了况翁罵  
支助光棍你不會與得貴道管如何敢突入中堂這  
百條人命都因你起叫手下尋與我夾起來文叻被  
夾昏了不由自家做主從頭至尾如何教導得貴哄  
誘主母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許他張子如何挾制得  
貴要他引入同姪如何闖入內室他在求姪被他如

何哄脫了備細說了一遍。後來死的情由其實不知。况爺道這是真情了，放了夾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知縣在旁自知才力不及，惶恐無地。况爺提筆竟判  
審畢

審得支助奸棍也，始窺寡婦之色，輒起邪心。既乘弱僕之愚，巧行誘語，開門裸臥，盡出其謀。固胎取孩，悉隨其欲，求奸未能轉，而求利求利未厭，仍欲求奸。在邵氏一念之差，盜鈴尚思掩耳，乃支助幾番之詐，深德加以踰牆，以恨助之心，恨貴恩變，爲仇於殺貴之後，自殺，死有餘魂。主僕既死，勿論秀

婢已杖何言，惟是惡魁尚逃法網，包九無心而過。隨孩有故而啼，天若使之罪難容矣。宜坐致死之律，兼追所詐之贓。

况爺念了審單，連支助亦甘心服罪。况爺將此事申文上司，無不誇獎大才，萬民傳頌，以爲包籠圍復出，不是過也。這一家小說又題做况太守斷死孩兒有詩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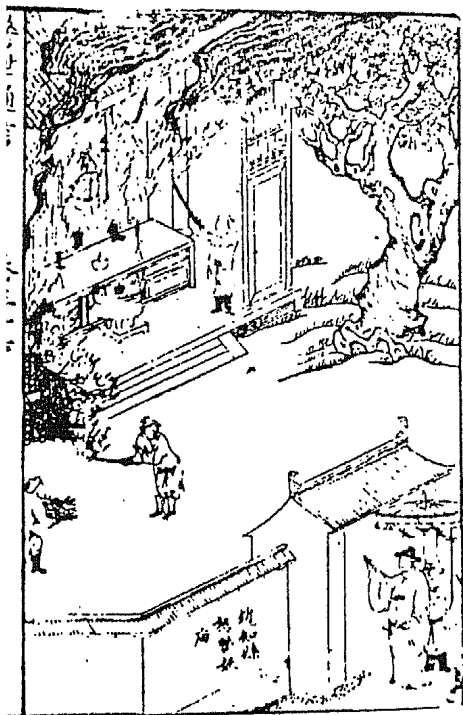
俏邵娘兒欲心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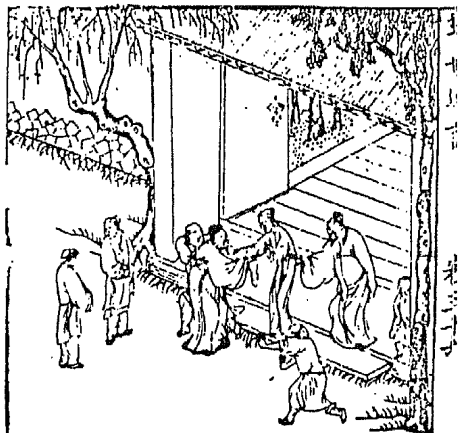
蠢得貴福過灾生

支赤棍奸謀似鬼

况青天折獄如神

第三十四卷





卷之三十一



那  
息角林大王似



身居大玉假形

富貴還將智力求

仲尼年少合封侯

時人不解蒼天意

空使身心半日愁

話說漢帝時西川成都府有個官人姓樂名巴少好道術官至郎中授得豫章太守擇日上任不則一日到得半路遠近接見到了豫章交割牌印已畢元來豫章城內有座廟喚做廬山廟好座廟但見

蒼松偃蓋古柏聳龍侵雲君范祥祥紫日朱門赫赫魏峩形勢控萬里之澄江生拔萬壑纒一方之

祠福新建廟牌鐫古篆兩行疾如飛宮楹

這座廟甚靈有神能于帳中共人談話空中飲酒  
盃碟章一郡人盡來祈求福德能夜以湖分風舉  
如此靈應這縣太守到郡往諸廟拈香次至廬山廟  
廟祝參見太守道我聞此廟有神最靈能對人言我  
欲見之集福太守拈香下拜道纔已初到此郡特來  
拈香望乞聖慈明彰感應問之數次不聽待帳內則  
聲太守焦燥道我能行天心正法此必是鬼某我嘗  
怕故不敢則聲向前拈起帳幔打一看嚇可煞作怪  
那神道塑像都不見了這神道是個作怪的事物被

太守來看，故不敢出來。太守道：「廟鬼詐為天官，損  
吾百姓，即時教手下人把刀來拆毀了。」太守又恐怕  
此鬼遊行天下，所在血食，誑惑良民，不啻惡魔，乃推  
問山川社稷求鬼跡，却說此鬼走至齊郡，化為警  
生，風姿絕世，才辨無雙。齊郡太守却以女妻之。樂太  
守知其所在，即上章解去，印綬直至齊郡，相見太守，  
往捕其鬼。太守召其女婿出來，只是不出。樂太守曰：  
「賢婿非人也。」是陸兒詐為天官，在豫章城內，被我追  
捕甚急，故走來此處。今欲出之，甚易。乃請筆硯書成  
一道符，向空中一吹，一似有人接去的。那一道符徑

入太守女兒房中、且說書生在房裏、覩着渾家道、我去必死、那書生口啣着符、走至藥太守面前、藥太守打一喝、老鬼何不現形、那書生卽變爲一老狸、叩頭乞命、藥太守道、你不合損害良民、依天條律令、處斬、喝一聲、但見刀下狸頭墜地、遂乃平靜說話的說、這藥太守斷妖則甚、今日一個官人、只因上任、平白地惹出一件蹊蹺、作怪底事來、險些壞了性命、却說大宋宣和年間、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東京人氏、設得廣州新會縣知縣、這廣乘怎見得好、有詩道

蕙木沉香勞作祟

荔枝圓眼造饒栽

年通異國人交易

水接他邦客往來

地處三冬無積雪

天和四季有花開

廣南一境阜莊美

琥珀琉璃琥珀塔

當下辭別了母親、妻子、帶着幾個僕從、迤邐登程、非止一日、到得本縣、衆官相賀、第一日、湯廟行香、第二日、交割牌印、第三日、打斷公事、只見

紫雲牙鼓响

公吏兩邊排

關王生死案

東岳攝魂臺

知縣恰纔坐衙、忽然打一噴涕、廳上階下衆人也、打噴涕、客將覆判縣郎中、非敢學郎中打噴涕、離縣九

里有座廟喚做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株皂角樹。多年結成皂角。無人敢動。蛀成末子。往時官府到任。未理公事。先去拈香。今日判縣。郎中不替拈香。大王。一、陣、風、吹、皂、角、末、到、此、衆、人、罵、了、皂、角、末、都、打、噴、涕。知縣道：作怪。卽往大王廟燒香。到得廟前。離殿下馬。廟祝接到殿上。拈香拜畢。知縣揭起帳幔。看神道。怎生結束。

戴頂簇金蛾帽子。着百花戰袍。繫藍田碧玉帶。抹綠繡花靴。臉子是一個骷髏。去骷髏眼。裡生出兩隻手來。左手提着方天戟。右手結印。

知縣大驚問廟官春秋祭賽何物廟官道知縣春間  
亥七歲花男秋間賽個女兒都是地方缺錢預先買  
貧戶人家兒女臨賽時將來背剪在柱上剖腹取心  
勸大王一盃知縣大怒欲左右執下廟官送獄勸罪  
下官初投一任爲民父母豈可在害人性命卽時教  
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做白地一行人簇擁知  
縣上馬只聽得喝道大王來大王來問左右是甚大  
王客將覆告是皂角林大王知縣看時紅紗引道關  
張銀鞍馬上坐着一個鬼王眼如漆丸嘴尖數寸結  
束如廟中所見知縣叫取弓箭來一箭射去昏天閉

日、霹靂交加、射百道金光、大風起、飛砂走石、不見了  
皂角林大王、人從扶策、知縣歸到縣衙、明日候審判  
斷公事、眾父老下狀、要與皂角林大王重修廟宇、知  
縣焦燥、把眾父老趕出來、說這廣州有數般瘴氣

欲說嶺南景

聞知便大憂

巨象成羣走

巴蛇捉對遊

鴉鳥藏枯木

含沙隱渡頭

野猿啼叫處

惹起故鄉愁

趙知縣自從燒了皂角林大王廟、更無些個藥在任  
治得路不拾遺、犬不夜吠、豈祇年熟、時光似箭、六覺



三三 新官上任，道知縣帶了人從歸東京，在路上行了  
三日，離那廣州新會縣有二千餘里，來到鹿館驛，喚  
做峯頭驛，知縣入那館驛安歇，僕從唱了下宿喏，到  
明朝天色已曉，趙知縣引眼看時，衣服箱籠都不見，  
叫人從時，沒有人應，叫管驛子也不應，知縣披了被  
起來，開放閤門看時，不見一人一騎，館驛前後並沒  
一人，荒忙出那館驛門外看時

經年無客過

盡日有雲收

思量人從都到那社去了，莫是被強寇劫掠，披着被，  
飛也似下那峰頭驛，行了數里，沒一個人家，趙知縣

長歎一聲自思量道依作生作湘江岸上人死作路  
途中之鬼遠遠地見一座草舍知縣道慚慚行到草  
舍見一個老丈便道老丈拜揖救趙再理性命則問  
那老兒見知縣披着被便道官人如何恁的打扮知  
縣道老丈再理是廣州新會縣知縣來到這峰頭驛  
安歇到曉人從行李都不見老兒道却不作怪也虧  
那老兒便交知縣入來取些舊衣服換了安排酒飯  
請他住了五六日又措置盤費捏捏知縣回東京去  
知縣謝了出門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歸去  
那對門茶坊裏叫點茶婆婆認得我婆婆道官人失

望趙再理道我便是封門趙知縣歸到峰頭驛安歇到曉起來人從擔仗都不見一個罪過村間一老兒與我衣服盤費不止一日來到這裏婆婆道官人錯了對門趙知縣歸來兩個月了趙再理道先歸的是假我是真的婆婆道那得兩個知縣再理道相煩婆婆叫我媽媽過來婆婆仔細看時果然和先前歸來的不差分毫只得走過去只見趙知縣在家坐地婆婆道了萬福却和外面一般的入到裏面見了媽媽道外面又有一個知縣歸來媽媽道休要胡說我只有一個兒子那得有兩個知縣來婆婆道且去看

一看走到對門趙再理道媽媽認得兒媽媽道漢子  
休胡說我只有一个兒子那得兩個趙再理道兒是  
真的兒歸到蜂頭驛睡了一夜到曉人從行李都不  
見了如此這般來到這裏看的人扞肩疊背擁約不  
開趙再理粹着娘不肯放點茶的婆婆道生知縣時  
須有個癩痕隱記媽媽道生那兒時脊背下有一搭  
紅記脫下衣裳果然有一搭紅記看的人發一聲喊  
先歸的是假的却說對門趙知縣問門前爲甚亂嚷  
院子道門前又一個知縣歸來趙知縣道甚人敢恁  
的無狀我已歸來了如何又一個趙知縣出門看的

有心賊也  
要假再  
不必令人  
假行全不  
像

【案】  
此法非在  
馬前不  
信者方不  
考

行法入獄  
扣不兵  
如何知告  
則之其前

人都四散走開。知縣道：「媽媽，到漢是甚人，如何扯住我的娘無狀？」娘道：「我兒身上有紅記，是真的。」道：「知縣也脫了衣裳，衆人大喊一聲，看那脊背上，也有一搭紅記。」衆人道：「作怪！」趙知縣送趙再理去，問封府。正直大尹陞堂，那先回的趙知縣公然籠帶入府，與大尹分賓而坐，談是說非。大尹先自信了，反將趙再理罵罵幾番，便要用刑拷打。趙再理理直氣壯，不免將峰頭驛安歇事情，高聲抗辯。大尹再三不決，猛省思量，有告劄文憑是真的，便問趙再理道：「你是真的，告劄文憑在那裏？」趙再理道：「在峰頭驛都不見了。」大尹台

不日不往  
陸三三  
少自無理  
任在書令  
前無死可  
依大書虎  
抽此

也明世不  
附

不若

肯教容將請假的趙知縣來，太守問判縣郎中可有  
告劄文字在何處？知縣道：有令人去媽媽處取來呈  
上天尹。叫趙再理：你既是真的，如何官告文憑却在  
他處？再理道：告大尹只因在峰頭驛失去了，却問他  
幾年及第？試官是兀誰？當年做甚題目？因何授得新  
會縣知縣？大尹思量道：也是問那假的趙知縣。一一  
對答，如趙再理所言，並無差誤。大尹一發決斷不下，  
那假的趙知縣歸家，把金珠送與推欵司。自古官不  
容針，私通車馬，推司接了假的知縣金珠，開封府斷  
配真的出境，直到兗州奉符縣，兩個防送公人帶着

世多  
男子心

承包雨傘，押送上路，不則一日，行了三四百里路，地名青嶽山腳下，前後都沒有人家，公人對趙再理道：「官人商量句話，你到牢城營裏，也是擔土挑水，作場殺你，不如就這裏尋個自盡，非甘我二人之罪，正是上命差遣，豈不由已？」我兩個去本地官司討得回文，你便早死，我們也得早早回京。趙再理聽說，叫苦連天，罷罷死去。陰司告狀理會，當時頭做一團，閉着眼睛，等候棍子落下，公人手裏把著棍子，口裏念道：「善去陰司，好歸地府，恰纔舉棍要打，只聽得背後有人大叫道：『防送公人，不得下手，說得公人放下棍子，看時』」

有  
三  
十  
七  
日  
不  
知  
何  
處  
人  
也

見一個六七歲孩兒，裹着光秋帽，綠襖衫，玉束帶，甜鞋淨襪，來到目前。公人問是誰，說道：「我非是人，說得兩個公人喏喏連聲，便道他是真的趙知縣，却如何打殺他，我與你一笏銀好看承他到奉符縣，若壞了他性命，教你兩個都回去不得。」一陣風，不見了小兒。二人便對趙知縣道：「莫恠，不知道是真的，若得回東京，切莫題名。」迤邐來到奉符縣牢城營，端公交割了。公人說上項事，端公便安排書院，請那趙知縣教兩個孩兒讀書，不教他重難差役。然雖如此，坐過公堂的人，却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難過日子，不覺捱



了一年時過春初往後花園間步散聞見花柳生榮  
百禽鳴舞思想為官一廢功名已付之度外奈何骨  
肉分離母子夫妻俱不相認不知商生作何罪業受  
此惡報糊口於此終無出頭之日突然墮下淚來猛  
見一所池子思量不如就池裡投水而死早去陰司  
地府告理他歎了口氣望着池裡一跳只聽得有人  
叫道不得投水回頭看時又見個光紗帽綠襖衫玉  
束帶孩兒道知縣婆婆教你三月三日上東峰東岳  
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與你一件物事上東京報讐  
趙知縣拜謝道尊神如今在東京做趙某的是甚人

孩兒道是廣州皂角林大王說罷一陣風不見了，巴不得到三月三日，辭了端公往東峰東岱岳燒香。

岳廟望那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拜祝再三，轉廟後有人叫趙知縣回頭看時，見一個孩兒挽着三個角兒，背子布背心道：婆婆叫你隨那小兒行半里田地看時，金釘朱戶，碧瓦雕樑，望見殿上坐着一個婆婆，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有三四個孩兒，叫恩人來了，如何叫趙知縣是恩人，他在廣州做知縣時，一年便救了兩個小廝，三年便救幾人性命，因此叫恩人知縣在階下拜求，婆婆便請知縣上殿來，且

小兒如  
恩報恩世  
上負心人  
此可

九子母

坐安排酒來，數盃酒後，紫雲道：「見今在東京，奪你家室的，是皂角林大王，官司如何斷決得？我念你有功，黃男童女之功，却用救你便也。」三三個孩兒，你取將那件物事，孩兒手裏托着黃帕，包着一個盆兒，婆婆去頭上拔一隻金釵，分付知縣道：「你去那山腳下一所大池邊，頭一株大樹，把金釵去那樹上敲三敲，那水面上定有夜叉出來，你說是九子母娘娘差來，便帶你到龍宮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內，便可往東京，壞那皂角林大王。」知縣拜謝婆婆，便下東峰，東岱岳來，到山脚下，尋見池子邊大樹，用金釵去敲三敲。

一陣風起只見水面上。一箇夜叉出來問是甚人。便道奉九子母娘娘命來見龍君。夜叉便入去不多時。復出來叫知縣閉口。只聽得風雨之聲。夜叉叫開眼看時。

靄靄祥雲籠殿宇

依依薄霧罩回廊

夜叉教知縣把那盒子來。知縣便解開黃袱。把那盒子與夜叉。夜叉揭開盒蓋。去那殿角頭叫惡物過來。只見一件東西似龍無角。似虎有鱗。入于盒內。把盒蓋定。把黃袱包了。付與知縣。牢收。直到東京去。城是角林文王。夜叉依舊教他閉目。引出水中。知縣離了。

只恐東岱岳到奉符縣，一路上自思豈要去問牛

管端公還是不去好，我是配來的罪人，定不肯放我  
去，留住便壞了我的事，不如一選取路過了奉符縣  
趁金水銀堤汴河船，直到東京開封府前大營，叫屈  
我是真的，誰知縣却配我到兗州奉符縣，如今占住  
我渾家的不是人，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衆人  
都捧着手看，便有做公的捉入府來，驅到廳前，塔下  
大尹問道：配去的罪人，枉敢道我打斷不明，趙知縣  
告大尹再理，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第一日打斷公  
事，忽然打一個噴嚏，廳上廳下人都打噴嚏，客將稟

覆離縣九里有座皂角林大王府廟前有兩林皂角樹多年姓成末無人敢動判縣部中不會拈香所以大玉顯靈災皂角末來打賣嘔再聖即時何馬往廟拈香見神道形容怪異眼裡伸出兩隻手來隨廟祝春秋祭賽何物覆道春賽祭七歲花男秋賽祭一童女背綁在將軍柱上剖腹取心供養再理即時將廟官送獄究罪焚燒了廟宇神像回來路上又見喝大王來紅紗照道再理又射了一箭次後無事拈指三年任滿到半路館驛安歇到天明起來三十餘人從者不見一人上至廟中下至溪邊並不見只得按

然走鄉中，虧一個老兒贈我衣服盤費，得到東京，不想大尹將再理，斷配去奉符縣。因上東峰，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得其一物，在盒子中，能壞得皂角林大王。若請那假知縣來，壞他不得，甘罪無辭。大尹道：你且開盒子，先看一看，是甚物件，再理告大尹，看不得。揭開後，該人性命。大尹效押過一邊，即時請將假知縣來，到廳坐下。大尹道：有人在此告判縣郎中，非人，乃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假知縣聽說，面皮通紅，問道是誰說的大尹道：那真趙知縣上東峰，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所說，假知縣大驚，倉惶欲走，那真

的趙知縣在階下也不等大尹台旨解開黃袱揭開  
盒子只見風雨便下伸手不見掌須臾雲散風定就  
廳上不見了假的知縣大尹說得戰做一團只得將  
此事奏知道君皇帝降了三個聖旨第一問封府問  
官追官勸停第二趙知縣認了母子仍舊補官第三  
廣州一境不許供養神道趙知縣到家母親妻子號  
啕大哭怎知我兒却是真的叫那三十餘人從問時  
覆道驛中五更前後教備馬起行怎知是假的衆人  
都來賀喜問盒中是何物便壞得皂角林大王趙知  
縣道下官亦不認得是何物若不是九子母娘娘滿



門被這皂角林大王所壞，須往東峰東岱岳香拜謝。則個卽便揀日帶了媽媽、渾家、僕從，上汴河船，直到兗州，奉符縣謝了端公。那端公曉得是真趙知縣，奉承不迭，住了三兩日，上東峰東岱岳來，入得廟門，往來左廊下謝那九子母娘娘，燒罷香，拜謝出門。媽媽和渾家先下山去，趙知縣帶兩個僕人往山後開行，見怪石上坐一個婆婆，顏如瑩玉，叫一聲趙再理，你好喜也。趙知縣上前認時，便是九子母娘娘。趙知縣卽時拜謝，娘娘道：「早來祈禱之事，吾已都知，盒子中物乃是東峰東岱岳一個狗狸精，皂角林大王乃

是陰鼠精非狸不能捕鼠。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宣揚道力道罷。一陣風不見了。趙知縣駭然大驚。下山來對媽媽渾家說知感謝不盡。直到東京。次知道君皇帝。此時道教方當盛行。降一道聖旨。逢州遇縣。都蓋九子母娘娘神廟。至今廟宇猶有存者。詩云

世情空假不空真

信假疑真害正人

若是世人能辨假

真人不用訴明神